

地道戰

李 克 李 微 含



地道戰

◎ ◎ ◎ ◎ ◎



小 說
地 道 戰

著 者 李 克 李 徽 合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(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)

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總 經 售

合 作 印 刷 廠 製 版
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總 印 刷
革 命 軍 局 裝 訂 廠 裝 訂

*

書 號 (439) [I II 66] 本 書 164000 字

一 九 五 三 年 三 月 上 海 第 一 版

本 書 曾 印 四 次

一 九 五 四 年 七 月 上 海 第 二 次 印 刷

本 次 印 數 17011 冊

累 計 印 數 81011 冊

定 價 9,600 元

*

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零 壹 壹 號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寫冀中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對敵鬥爭的英勇事蹟。

日寇想把冀中變成他的『確保區』，從這裏取得人力、物力，來更進一步的在各個戰場向我進攻。因此從一九四二年的『五一』開始，集中了大量的兵力、飛機、坦克，進行着瘋狂的大掃蕩。我們爲了保存有生力量，正規部隊轉移到山裏去了。留下的地方部隊，在這一望無垠的平原上，對敵鬥爭也就更艱難了；但是由於黨和人民的堅強團結，發揮了極大的創造力——創造了地道戰。在敵人的心臟上插了一把尖刀，牽制着敵人不能前進，粉碎了敵人的侵略計劃，終於達到了勝利。

書內寫的是從鬥爭中成長起來的一對青年男女——王振海和白燕，領導着民兵、區小隊和羣衆一起，如何貫徹黨的指示，積極的擴展了地道，從消極的防禦（掩蔽），而轉入積極的打擊敵人的英雄故事。

『振兒，你不再睡會兒，忙着起來幹什麼？』

振海說：『這兩天敵人掃蕩的風頭這麼緊，那兒睡得着呵！』

振海的母親五十二歲了，身子骨倒挺結實，作個針線活什麼的，還是滿乾淨利落呢。她頭上的髮，早就白了，提起這事來，話可就長啦。

在她四十歲的時候，正是一九三三年。高陽、蠡縣這兒一帶的老百姓，因為受不了國民黨的壓榨，曾經暴動過，不到半個月，兩個縣的所有村子全鬧『紅』了，振海的爹當了趙莊和大堤村的赤衛隊長，領導人民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，把巡警局子也砸了。後來國民黨從保定開來大隊人馬，慘殺了好多人，把振海家的門也用封皮封了。那時振海才十二歲，就和爹一同逃到天津，在天津呆了不到半年，就被警察局發現，把振海的爹給抓去打死了。後來這個風暴慢慢地平靜下去，振海才回到家裏來。

就從這時起，母親提心吊膽的過着日子，又沒吃，又沒穿，心裏吃了大勁。在這艱難的歲月裏，她還不到四十歲，頭髮就全變白啦。

她只有振海這一個孩呀，一切的希望全寄託在他身上。最近幾天，鬼子掃蕩的這

慶兒，就使她老人家多耽了一份心，愁得額前的皺紋越來越深了。

她就心振海要再出了什麼事，那可怎麼着呵！不過她也是個明白世道的人，碰着這年頭，鬼子今天打人，明天燒房，家家戶戶不得安生，人活的好好的，不定那會就腦袋落地，誰能够今天保得住明天呀？你說不起來和敵人鬪爭行嗎？

振海呢，也是個倔性子，作什麼事兒，都願意走在前頭，他挺不喜歡那些怕死鬼，碰着事前怕狼後怕虎的；他是說幹就幹，幹就幹到底。什麼事情也不肯落人後。就說挖地洞吧，在一個月以前，母親催了幾次，讓他給自個家裏挖個洞，他總是說：『咳，人家挖洞，有的是爲了藏東西，有的是爲了藏年輕婦女，咱呢，什麼也沒有，挖那個草雞窩幹嗎用呵？這是對敵鬪爭嘛，就得積極想法打擊敵人，像個老鼠一樣躲在洞裏，那還像話？』再說，上級也沒有指示！』

可是敵人這次的掃蕩，誰想到會這樣的厲害呀，在抗戰四五年來，沒有用過的法子，全給端出來了。敵人一到那裏，就把好東西搶光，人們稍微有點反抗，就被殺光，房子統統被燒光。這就是敵人最野蠻、最毒辣的『三光政策』。前天在北邊小團丁

村，敵人把十幾個村幹部一下子圍住，用鋤刀鋤死了！你跑到那裏，那裏也會碰着敵人，在平原地面，沒有山，可真是不好隱藏呵！

王振海——這才想起了挖洞。

王振海開始挖洞了。

可是情況一天逼緊一天，心越急，越顯得挖的慢，地下千年不動的土，挖起來就像鑿石頭一樣，今天要把它翻過來，該是多麼的不容易呵！

黑下挖洞，白天還得跑情況，這個緊張勁，可真是够噲。

振海正在擦着槍，母親把飯作好了，說：『振兒，快點吃吧，說不定一會鬧情況，就吃不上了。』

振海『嗯』了一聲，跳下炕來，端起飯碗剛喝了兩口，就聽得村外『噹！』『噹！』響了兩槍。

母親和振海全愣了一下。振海忙放下碗，從炕上撈起一把土撅子槍，『嘩啦！』一下頂上了子彈，又把兩顆手榴彈塞在腰裏，還沒來得及出屋，只聽接着又連響了幾

槍。母親急得兩手直打戰。振海說：『娘，不要緊，別着急！』母親那能沉着氣了呢，忙說：『咳，光說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你沒聽見打槍呵！跑不出去可怎麼辦？屋裏這個洞又沒有挖成呀！』

王振海跑到院裏，支絀着耳朵聽了聽，他聽出那槍聲是在村子的西邊打，便準備從東邊跑出村去。忙說：『娘，別怕，你跟我走！』

母親說：『別管我，你們年輕人要緊，你快點跑吧！』

這時，村外的槍聲響得更歡了，樹林裏的鳥兒混亂的飛向天空嘎哇嘎哇的叫着。振海倒垂着槍口，嗖的一下蹿出院子，剛一出門，母親又忙喊住了他，叮嚀道：

『振兒，小心點，不行的話，就把槍堅壁起來，埋在地裏，千萬別讓敵人看見哪！』

振海回過頭來說：『娘，你放心吧！不會出事的。』

他跑到街上一看，村子的人們爭先恐後的朝村外跑呵！民兵們在人羣裏照護着大家。媽媽們抱着孩子，越着急越跑不動。有的提着籃子，有的夾着包袱，也有的扛着被子，紅紅綠綠，什麼樣的都有。還有些人牽着牲口，驢子也怪，一聞情況，牠就

哇啦哇啦的亂叫，主人越打，牠的嗓門越高，真氣人！

只見支部書記趙青山在那裏喊着：『大家不要亂！村幹民兵們注意！帶領羣衆一起跑！』

振海也在喊着：『民兵們注意！敵人的槍聲是在西邊打，帶領羣衆出村去，分散開朝東跑，別擠在一塊，能過河就到河那邊去！』

村幹民兵們帶領着羣衆，一批一批地撤出村外去了。

村外是一眼望不着邊的麥田，麥子長得打人胸脯那麼高，人們從麥子地裏嘩嘩地奔跑着，朝豬龍河邊奔去。

有的已經開始過河了……

敵人的一架飛機從西邊繞過來，打着機槍噠噠噠……

『大家快爬下，不要過啦！』振海揮着擲槍，大聲地喊着。

人們這才又都呼嘍呼嘍地鑽進麥子地裏，躺下、爬下、或者坐着，讓麥稈兒遮蔽着身子。

王振海是在麥地裏一個土堆旁邊爬下啦。

槍聲在村子的西邊，打的越來越緊了。振海這時探起頭來，四面張望着，只見從西南上捲起一股塵土，在塵土中有一羣騎兵順着村邊朝東奔來。

槍聲跟着也越來越近。接着，敵人的三架飛機也從東邊迎頭圈過來，咯噠咯噠地飛得很低。

王振海看出這騎兵是自己的隊伍，因為在「五一」以前，他們曾在趙莊駐紮過一個時候，那時這騎兵是多麼的整齊呵！當他們在操練的時候，擺開三個隊形，一隊完全是雪白色的，一隊是黑色的，另一隊全是棕紅色的。這隊騎兵在冀中平原上，黑夜、白天和敵人周旋了四五年，他們就像一把鋒利的尖刀一樣，刺入敵人的心臟，追擊敵人，打擊敵人，使附近縣城裏的敵人不感到鄉下來猖狂，對羣衆的印象很深。因此，王振海一看那馬就非常眼熟。

只見我們的騎兵，剛跑到一座樹林邊，敵人的飛機掃射了。我們的騎兵散開來，到樹林裏去隱蔽。

後邊敵人的騎兵追過來了。還有三輛坦克，也像怪獸一樣的軋了過來。

敵人這次掃蕩冀中，集中了精銳部隊十來萬人，加上偽軍差不多有二十萬人，配合着飛機、大砲、坦克。敵人的司令岡村寧次坐着飛機在空中來回指揮，沿着平漢路、倉石路、北寧路，用拉大網式的，大圈套小圈，想把冀中八路軍的主力部隊一網打盡，這就是敵人所謂『梅花』式的掃蕩。

在這種極端不利的軍事情況下，我們的正規部隊接到了上級的指示，要有計劃的撤退，保存有生力量，安全的暫時撤到山裏去。

這個騎兵團擔任的是：牽制敵人的兵力，掩護主力撤退的任務。

他們和敵人兜了多少圈子，打了多少次仗，衝破了敵人幾次的包圍，我們的大部隊已經安全的轉移了，他們這才最後往出撤。

敵人的飛機監視着，坦克軋來軋去，我們的騎兵和敵人的騎兵、步兵，互相追打着。槍聲響成一團。王振海眼看着我們的騎兵在陣地上，穿過麥田，就像乘風破浪似的，把敵人的騎兵衝散了！

敵人的騎兵有好多栽下馬來了。

可是敵人的步兵、坦克，一層一層的又包圍上來。

東邊橫着一條豬龍河，有半里寬的水面，河水嘩啦啦嘩啦啦的流着。只有河南岸還沒有敵人，我們的騎兵想衝過河去，逃跑的羣衆也有被敵人哄了出來，都爭先恐後的向河裏跑。這時敵人的飛機又從西邊繞了過來，飛的多低呀，翅膀掃着樹梢，戰士們，老鄉們，急得朝河裏呼嘍呼嘍的亂淌。三架飛機順着河筒掃射了，尾巴一蹶，噠噠噠噠就是一排子機槍聲，『呼嘯！』『呼嘯！』又是幾個炸彈丟了下來，激起了幾丈高的水花……

王振海爬的地方幸虧不在敵人的包圍圈裏，可是離的也不遠，只隔半里地。槍子在他身旁啪啦啪啦的直掉。

他猛然聽到一匹馬的尖叫聲，他趕快抬起頭來，朝南一看，呀！一匹白馬從砲煙裏鑽出來，上邊騎着一個戰士，朝北邊亂竄過來，他看出這是我們的戰士，後邊有十幾個鬼子的騎兵追着，東邊的敵人隨着也包抄上來，迎頭向白馬射擊。那戰士撥回馬頭

又向西北跑去，後邊那十幾個鬼子，一邊追，一邊打槍，這時白馬像飛了起來似的奔跑着，那個戰士揪着馬鬃，頭伏在馬頸子上，一股股的塵土在馬尾的上空混絞起來。後邊十幾個鬼子用皮鞭拚命的打着自己的馬，緊緊的追呀，追！我們的那個戰士不住的扭回頭來，舉槍向敵人還擊。

『叭！』的一槍，只見後邊的一個鬼子從馬上栽了下來，扭回頭來，『叭！』『叭！』又放倒了兩個鬼子。其他的鬼子一看，嚇得忙勒住馬韁，不敢前進了。可是敵人停了會，又追了過來。

王振海心裏想，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同志吃虧，他握着那把土斃子槍，就從側面朝着鬼子打起來，又把幾個鬼子打的翻下馬來。

那位戰士見敵人不敵前進，撥回馬頭又朝敵人射擊，他準備向東衝過河去，好趕上大隊。

鬼子只剩下三個了，又向他撲來，擋住去路。

那匹白馬剛跑到一棵柳樹下，鬼子『叭！』『叭！』『叭！』同時發了三槍，那個

戰士便從馬上栽了下來，王振海心裏咯噔的一下：「糟糕，我們的同志完了！……」

那匹白馬在柳樹下停住了，對着那個戰士繞了一個圈子，兩隻前腿跪下，嗅了嗅，牠回頭看見敵人追來了，便長嘯一聲，揚起頭，擺着尾巴，朝西北上拚命的奔去。

鬼子在後邊緊緊的追趕，咕哩哇啦的叫着，想要捉住那匹好馬。王振海見敵人又朝西邊跑去了，够不着打啦，沒有給同志報了仇，心裏多難受呀！他身上的汗珠已經把衣服都搨溼了，火辣辣的太陽，又加上這樣激烈的戰鬥，簡直弄得人熱的喘不過氣來，口裏乾的舌頭都拉不轉啦。

我們的騎兵，在河岸上冲着敵人火力薄弱的地方，像一把鋒利的劍一樣，朝西南方向插了過去，——他們突圍出去了。

敵人的騎兵、坦克、步兵，也朝那個方向追去，飛機在空中劃了幾個圈子，也飛遠了。

王振海很快的從麥地裏爬出來，朝那棵柳樹下奔去。

他跑到那棵柳樹下一看，只見那個戰士受傷很重，胸脯和腿上被打傷了兩處，鮮

血流了一大堆，已經暈過去了。王振海叫了幾聲『同志！同志！』也叫不應。他忙把他揩起來，準備先找一個僻背的地方，把他掩藏起來。北邊不遠就是齊家坟，那個地方又僻背，樹木又多，便決定把同志先揩到那邊去。

王振海揩着那個戰士在麥地裏喇啦喇啦的爬，心越急，覺得爬的越慢。雖然敵人已經走的遠了，他還怕被壞人發現。那麥稈兒也怪，偏偏往腿上纏，腳下的絆兒越多，振海用力一蹬，連根帶稈吱扭一聲，就拔下來了。幾次差點把他絆倒。他臉上的汗珠，像黃豆粒一樣大，咕嚕咕嚕的直往下掉。

他爬過一塊麥地，又爬進第二塊，第三塊……

他剛要歇會兒，忽然發現前邊麥地裏有人探起頭來，振海仔細一看，原是李丘子。
『丘子！丘子！快來！』他忙喊。

『哦？是你呀！』丘子騰的下站起來，便忙往振海跟前跑來。

隨後麥地裏又慢慢的鑽出一個人來，跟着丘子也跑過來，——這個人叫李德全。

李丘子走到跟前，見振海揩着一個傷員，忙問：『同志的傷不要緊吧？』振海說：